

# 寒门子弟最怕制度公平失守

刚刚踏入社会的他们基本没有“拼爹”的资本,他们的上升空间更多地寄托于制度的公平。假若这个底线公平都能不断地被金钱和权力突破,那么被伤及的绝不只是当事人,更多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年轻人将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感到灰心。

##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以现代医学之先进,检测梅毒不是多难的事,但是因为牵涉到公考,一项体检指标究竟是阴性还是阳性,快成了“无头公案”。

有媒体报道,东南大学学生唐海情在网上发帖称,在贵州省选调生的招考工作中,报考碧江区检察院成绩第一名的她却拒绝录用,原因是她体检中梅毒血清特异抗体测定呈阳性。根据《公

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她不能被录用为公务员。于是,唐海情先后又到铜仁华夏医院、铜仁地区人民医院和贵州省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三张检验报告单中都显示,相关检测指标均呈阴性。发帖之后,唐海情接到贵州省委组织部电话,表示要给她一次延伸检查的机会,体检定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事后,省委组织部告知唐海情复查结果仍是阳性。昨日,贵州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了这个结果。

如果唐海情确实接二连三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进行两次内

容相同的体检,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那就肯定这家自相矛盾的医院是有问题的。如果仅仅是相关检测人员专业水准有问题,只需要医院加强内部管理,让不合格的人员离开这个岗位。如果检测人员无过失,而检测结果在其他环节被人人为地修改,那背后的黑幕足以让一个学生不寒而栗。最终能否还这个女生以清白或者证明这次招考没有舞弊行为,仅靠当事方的一测再测,已经很难解决公信问题。在相关部门以及相关医院已被公众质疑的情况下,此时更

需要第三方的介入,以权威的检测结果证明孰是孰非。

眼下,公考已经成为很多青年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门槛。这些年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公考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考的公平性相比其他招考更有保障。当然,也有人因为看重公务员背后的权力资源,为进入公务员队伍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制度缝隙,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招考不规范甚至违纪违法的现象。随着招录程序的不断完善,不断有人在体检单上做手脚。去年,山西长治公考出现的“宋江明事件”,

也曾经在体检结果上出现争议,虽然当地负责招录的相关机构一再声明体检程序没有问题,但是经过上级部门的介入和调查,最终确认招录工作存在暗箱操作,共有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目前还不能断定唐海情就是宋江明的翻版,但是借鉴宋江明事件的处理过程,引入更有权威的第三方介入调查确有必要。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宋江明,还是唐海情,都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刚刚踏入社会的他们基本没有“拼爹”的资本,他们的上升空间

更多地寄托于制度的公平。假若这个底线公平都能不断地被金钱和权力突破,那么被伤及的绝不只是当事人,更多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年轻人将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感到灰心。

目前,贵州省委组织部已经表示,将会同省卫生厅、省公务员局等部门,对考生质疑的问题进行认真核实,及时公布结果。那么,参与“会同”的各部门就应该各负其责,相互监督,以事实真相消除公众疑虑,如果只是简单的相互背书,只会招致公众更大的怀疑。

## 公民论坛

事件观

### “拼同学”是人情社会的怪胎

□时言平

大部分人选择让孩子上好的学校,是冲着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去的。不过,西安有些富裕的家长,明知子女成绩不好,仍要花6万、8万报名,其目的并非让孩子享受好的教育资源,而是为了让孩子结识好同学,以备日后办事有“硬关系”。继“拼爹”后,“拼同学”成为流行词。(8月5日《三秦都市报》)

看到这些家长的小算盘,不得不叹服他们的深谋远虑。孩子还这么小,就想

着怎样给他们罗织人情网、铺好关系路子,可谓用心良苦。不过,如此为子女投资“拼同学”的行为,显然是不应该被提倡的,对人情关系的依赖和迷信,无疑是在给子女传输错误的价值观。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想必大多数人深有体会。民众为什么会迷信关系?关键在于关系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关系不但是捷径,更是让你在不公平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魔法棒。这些为子女投资“拼同学”

的家长们,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而之所以会依赖和迷信关系,恐怕是因为这些家长要么吃过关系的苦,要么尝尽了关系的甜头。无论哪种,都足以催生他们“搞好关系从娃娃抓起”的动机。

“拼同学”,无疑是人情社会孕育的怪胎,所折射的,正是一个过于功利的社会生态。而现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念正由成人世界向孩子们的蔓延。真不知道,今后由这群从小接受这种价值长大的一代主导的社会,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 “哺乳快闪”呼唤公共哺乳室

□田方

8月1日-7日是第21个“世界母乳喂养周”。8月4日,30多位母亲在湖北武汉一家商场内组织“哺乳快闪”的活动,集体哺乳一分种后快闪。组织者称,此举是为宣传母乳喂养,并且呼吁公共场所设立更多的母婴室,为母亲营造更好的哺乳环境。(据8月5日《武汉晨报》)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规定,女性的生理期、怀孕期和哺乳期都需要给

予特殊的照顾,但是,“特殊的照顾”委实不敢奢望。就像给宝宝喂奶这事吧,有多少人能理解妈妈们的难处,公交车上、商场里,宝宝饿了,妈妈们该怎么办?为了那点隐私,任由宝宝哭闹不停?妈妈们绝对不会那么“无情”。解开衣襟,当众给宝宝喂奶恐怕是绝大多数妈妈们最无奈的选择。乳房属于女人私密之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意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尴尬也让人尴尬。

任何一处细节化的公共设施,均能体现出一座城市的人文关怀。在加拿大,各商家都会预备一个房间作为母婴室。英国的母婴室甚至如贵宾厅。香港地区虽然寸土寸金,但除了一些早年修建的商场,大部分公共场所都有母婴室。母乳喂养应当是很多母亲的第一选择。在大商场、火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设立更多的哺乳室,这既是妈妈们殷切的期望,也是公共场所应当自觉完善的一项服务。

### “雁过拔毛”难救滇池

□舒锐

昆明市拟对滇池流域2920平方公里范围的五华、盘龙、官渡、呈贡、晋宁等6个县区的酒店、旅行社入住者,按每人每天10元标准,开征滇池生态保护专项费用。(8月5日《新京报》)

要改善环境质量,自然需要资金支持,而据报道,目前滇池综合治理资金缺口达到了80%,昆明市政府拟设立滇池保护专项资金的初衷无疑是善意的,但这种向游客收取所谓“生态保护费”的“雁过拔毛”的方式值得商榷。

法律并没有给予地方政府向普通游客收取生态保护费的权力。生态保护费征收一直存在,而征收对象主要针对给生态环境造成直接影响的组织和个体。如《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征收标准缴纳排污费。排污费应当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收取生态保护费必须遵守“谁污染谁买单”的原则。

“雁过拔毛”式的收费是对游客的“有罪推定”。不管游

客有没有污染滇池,甚至有的游客只是呆在宾馆里,门都没出,只要住进了当地酒店,就被当地政府推定为滇池的污染者,进而为污染买单,这显然不合常理。同时,当地政府无法直接向游客收取费用,自然只能通过酒店代收,这也可能导致酒店将来少报游客人数、居住天数,生态保护费可能只会填满不良酒店的荷包。另外,这种收费只会让游客们难以接受,最终用脚投票,对当地旅游也是得不偿失的。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画评

曹一/画

### 换药如换饭?

8月3日,叶先生9个月大的女儿在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治疗发热时,竟被护士挂错了药,家属发现后上诉至医院,要求公开药物成分却遭拒绝。院方回应称,“其实两种药都可以治疗女婴的病,没有影响,和吃米饭换面条差不多。”(据《新快报》)

### 一周观点

#### 差别退休,就怕差出不公

延迟退休年龄怎么延?有关部门最近提出“差别化退休”的概念,这一提法受到一些专家肯定,但是,普通百姓似乎疑虑颇多,最担心的还是那个老问题——会不会越差别化,越不公平?

维护法律制度的刚性和公平,常常就体现在对所有公民的一视同仁上。“因人而异”、“弹性操作”,如果没有足够完善的制度保障,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其公平性较目前的退休年龄规定只会更无进,甚至演变成更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更强化现有养老保险不公平的状况。(8月2日《人民日报》,作者:白天亮)

#### “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

7月28日,江苏南通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永久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由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项目通过了环评,甚至是国家或省里确定的重点项目。这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一方面,“发展中”这一现实国情还绕不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工业项目也不可能

做到“零污染”;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7月30日《人民日报》,作者:郝洪)

#### “大审判”有失公平

国内一些主流媒体这两天一边倒地批评出事运动员和教练员,这样的道德呼喊单独看都有道理,但它们合起来形成的声势却对中国羽毛球队不公平,把这些犯了“战术”错误,但总体上无愧于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推上他们不该站的“审判台”。

中国社会对体育荣誉的态度在变化,但运动员们不可能一起跟着变得那么快。当过去我们需要金牌荣誉时,就鼓励他们“为国争光”。现在一些人突然认为金牌“并非最重要”时,就要求他们能做得“恰到好处”,跟上我们的“精神进步”。我们这是要把运动员变成公众的“精神玩偶”,不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追求,而要求他们服从我们的感受。(《环球时报》8月3日社评)

#### 男童遭“性侵”法律不能无为

日前,陕西咸阳13岁的男孩鹏鹏和家人去“亚龙湾浴场”消费时,被里面的技师

提供了性服务。

眼下,法律界正在为废除“嫖宿幼女罪”而争论不休。主张废除者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存在有变相为性侵幼女者开脱罪责的嫌疑。但与此同时,性侵未成年男童也不能成为法律盲区。特别是近年来,性侵男童的案件时有发生。男性也需要性保护,更何况是未成年男童。13岁男孩被性服务一事,我们更不能冷眼旁观,应尽快将这一空白填补上。(《广州日报》8月4日社评)

####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科学吗

有专家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这个数字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完成了总任务的62.74%。

大多数网友根据自己的直感和常识,不认可这个研究,这也不奇怪。拿一个很难说科学的指标体系的工具,来思考民族复兴进程,本身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事情。哪怕这个指标体系表面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统计了大量的数据,但把这些数据硬生生地贴上一个根本无法涵盖的概念,其结果就是不言而喻的了。(8月5日《新京报》,作者:肖余恨)